

第一章 从校长到总统

一贯抓枪抢权

“蒋介石有三宝——《孙子兵法》、《曾（国藩）胡（林翼）治兵语录》、《曾文正公家书》。他把这三部书当作他修身的蓝本、处世做人的规范和事业的指南，天天读它，默记它，常常引用这些书里的东西。这三部书真可谓是他的命根子。”

“他（蒋介石）咬牙切齿地说：‘我是国民党党员，以身许国，不计生死。我要完成总理遗志，对国民革命负责到底，我不做总统，谁做总统。’”

一、黄埔军校校长

李奇中^{*}的回忆

我同蒋介石的接触始于黄埔军官学校第一期。那时，我是学生，他是校长，完全是一种师生关系，尔后也仅仅是一般工作关系。因此，虽然我同蒋介石接触的次數不少，但值得记录的似乎

^{*} 作者系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后曾任黄埔学生军连党代表。国民党军第七预备师副师长、师管区司令等。

并不多。现将记忆所及
鳞半爪，略为记述
如次。

一

1924 年，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创立黄埔军官学校，学校的总理是孙中山先生，校长是蒋介石。我从长沙前往广州投考黄埔军校第一期，获得录取。第一期学生于 5 月入伍，6 月 16 日正式开学。开学典礼的会场设在本校楼下过道，搭了一个台子，台上的白幕布上贴着“亲爱精诚”四个正



蒋介石任黄埔军官学校校长

楷字，这是蒋介石定的校训，开学典礼由蒋介石主持，孙中山以学校总理身份出席了大会。孙中山的右侧坐着夫人宋庆龄。蒋介石始终保持立正姿势，极其严肃地站立在孙中山的左前方。孙中山在大会上宣读了训词：

三民主义，吾党所宗。
以建民国，以进大同。
咨尔多士，为民前锋。
夙夜匪懈，主义是从。

矢勤矢勇，必信必志。

一心一德，贯彻始终。

接着发表演说。大意是：第一，中国革命之所以至今没有成功，主要是没有革命军队。今天开这个黄埔学校，是以这个学校的学生做根本，建立革命军，诸位学生就是将来革命军队的骨干。独一无二的希望，就是创造革命军来挽救中国的危亡。第二，什么叫做革命军呢？就是要有革命的基础，所谓革命基础就是革命主义，就是救国救民的三民主义。大家要信仰三民主义、实行三民主义。第三，革命军人要不自私自利，不怕困难，不怕死，要敢于一个人打敌人十个、一百个、一千个，要少数人打多数敌人。第四，革命军人要有革命志气，就是要有大的胆略；大的目标，就是救国救民的大目标；革命志气的最终表现，就是不怕死，舍生取义，不成功便成仁。诸位一定要立志做革命军人，一定要完成救国救民的大业，担负起这个责任，从今天起共同担负这个责任。

我们学生都是坐着听训，而蒋介石却始终立正，恭听孙中山讲话，最后并做了总结性发言。他说，我们师生都敬听了我们最敬爱的总理的训词和讲话，我们衷心拥护。对于这个讲话，我们要当作终生格言，身体力行，贯彻不懈，矢志做一个真正的革命军人。诸位同学一定要立志，要有革命军人的志气，要有不成功便成仁的牺牲决心，一定要努力实行三民主义，完成救国救民的伟大事业。希望大家一心一德、亲爱精诚地共同担负起这个责任，以副我们总理的期望。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蒋介石的情景。

二

黄埔第一期学生自 1924 年 6 月开学后，于同年冬末毕业。

在半年左右的时间里，我们无论在课堂、操场、野外，蒋介石都亲自临场督促，尤其是操场术科。

操场是校舍东面约七八百米的一块大草地。我们每天上午下午都出操，由总教官何应钦、总队长邓演达、副总队长严重领队到场。蒋介石几乎每次必到。他一来到操场，总教官何应钦便发出“立正”口令，全体就地肃立，以示尊敬和迎接，然后他向蒋介石报告当时所授科目和进度。蒋介石有时还亲自检查各队的操练，纠正学生的动作，讲解每个动作的要领和掌握好要领的重要性，颇为详细。有时，俄国顾问教官也随同蒋介石去操场或野外看操，随时纠正学生的动作。蒋介石不一定与学生收操时一道退场，有时先退场，退场时仍由何应钦发“立正”口令相送。

由于蒋介石想把黄埔军校当作培养他的骨干力量的一个基地，因此他在培养第一期学生上不惜花费心血。例如督促教官编选教材，极力主张采用俄国式的，反对日本式的（何应钦则主张使用日本式的，因大家不赞成，仅仅聘请日本教官教授刺枪术）；采用修改过的典范令，采用俄国式的制式动作如正步、疏开队形、散开队形等等；又如采用俄国式的军服军帽，总之一切都想仿效俄国式。蒋介石还采用个别谈话的方法，分期分批找第一期学生个别谈话，或邀请到他家里作客，以示关怀。

三

蒋介石有三宝——《俾斯麦传》、《曾(国藩)胡(林翼)治兵语录》、《曾文正公家书》。他把这三部书当作他修身的蓝本、处世做人的规范和事业的指南，天天读它，默记它，常常引用这些书里的东西。这三部书真可谓是他的命根子。

有一天晚饭过后，蒋介石把我们第二队第三区队学生邀请到他的家里作客。第三区队长蒋鼎文是蒋介石最喜欢的一个队长。

我当时是第三区队的学生。蒋介石对大家说，今天邀你们来作客，可以随便些，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不要拘束。接着又宣布说，家中藏有我的三件宝贝，你们哪个如找到了，重重有赏。

同学们于是有意“装疯”，到处寻找“宝贝”，楼上楼下，各个角落，连厕所都找遍了，每找得一件就拿去给蒋看，但蒋都说不是。找了好大一会儿，谁也没有找到那个所谓“宝贝”。我们同学当中有个李之龙（此人在入学黄埔之前，已从苏联学习海军回国，善于交际），是在蒋公馆混得最熟的一个。这时，蒋夫人姚氏（蒋的次子蒋纬国的养娘）暗示他说，校长的“宝贝”是藏在校长床上枕头底下的三部书，他天天要拿着阅读的。李之龙果然在枕头底下找着了这三部书。蒋介石高兴地说，对，这就是我的“宝贝”。接着，蒋介石又说，这三件“宝贝”打算印出来发给大家，希望大家像我本人一样，天天读它，念念不忘，把它们作为做人做事的根本。

四

在黄埔军校第一期时，俄国运来了一批军械，以后又陆续运来几批，作为建立新军之用。有一天，学校派我们第二队学生出差。临行之时，蒋介石对我们训了话，大意是：今天第一次派你们出差，要晓得这是一件秘密事情，乘夜坐船去，要严守秘密，不准乱说什么，试试你们，看你们能不能保守秘密。革命军人应该懂得保守秘密。这是一次锻炼，我信任你们。于是我们星夜坐船出发，沿珠江而下，拂晓前到达虎门，驶向一艘预先停泊在那里的苏联船。这是一艘货轮，舱面上用大木头掩盖着。这时我们才明白出差是干什么来的了。我们的船与苏联海轮一靠拢，那船上的苏联人就有几个跳到我们船上，同我们握手问好，李之龙就上前当翻译。他们问我们打不打瞌睡，问这问那，表示亲切友

好，接着和我们中的一些人一起上了这艘苏联船。他们上船后，吊开大木头，船上便露出一箱一箱军火。他们把它卸到我们的另一只船上，卸装完毕后，又用大木头盖上，驶回黄埔。

后来，黄埔掌握了分配苏联武器之权。所谓黄埔权力，亦即蒋介石的权力。蒋介石凭借黄埔权力，可以明目张胆地抗拒孙中山的意旨，独霸苏联援助的武器，不给一枪一弹与别的军队，如滇军、湘军、桂军，甚至粤军，以致激起各方军人的反抗。蒋介石更假平叛之名统一了军权。

五

1924年12月，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毕业。这期共500名学生，经过半年的学习训练，特别是以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为首的政治教官不断对我们灌输革命思想，大家都认为自己已成了一个新时代的军人，兴高采烈，怀着冲锋陷阵、奋斗牺牲的决心离开了黄埔。毕业典礼上，蒋介石又一次对我们训了话。

这次训话，除了他的那些老生常谈以外，还将他母亲对他的教训重复一次。蒋介石说，他同原配妻子结婚的当天，他的母亲突然痛哭起来。他便问母亲，孩儿娶亲是大喜事，应当特别快乐才是，为什么不但不快乐反而哭泣起来，这是什么缘故呢？母亲于是拉他坐在身边，边哭边说，你要知道我为什么哭泣，我是在替你担忧。你从今天起就算成家立业了，就要独立生活，走你自己应走的道路了，我不晓得你能否谨记你母亲平日给你的教导。我是守寡把你抚养大的，费心千万，只望你一朝出头做一个像样的人，你能这样吗？老娘实在放心不下。因此，深为你担心，总希望你能成名做大事，使我放心。蒋说，这是我母亲的谆谆教诲，殷殷期望于我的。现在，你们今天毕业了，从此将要各自独立工作了，如同我母亲期望于我的那样，担心你们能否成人成

事，能否为校长争气。

六

我们第一期同学毕业后，即分发工作，有的派往军校教导团担任连排长，有的担任连级营级党代表，有的派到续招的学生第二期、第三期担任队长或区队长，有的派到校长办公厅服务。当时，我被派为连级党代表。党代表系一种政治工作性质，派任为党代表的人，在到差之前，须先到一个短期训练班集中训练。我们在训练班吃饭都是同校长办公厅的人一道吃，每天三顿都一起。校长办公厅设在头一排房子的楼上。每顿吃饭，都是蒋介石坐在当中的主席，右边坐着何应钦、邓演达，左边坐着王柏龄、严重。两边各设一排长条桌子，坐着各级官长，我们党代表在进门这一边即主席右边，每席 6 个人。政治部主任和政工人员没有在一起吃饭。用餐时先由校长发“开动”口令，于是大家严肃安静地吃饭。吃完后各人仍然坐着不动，要等到下面汇报和上面指示完毕，再由校长说声“随便”，才退出饭厅散去。天天顿顿如此。因为我天天在那里吃饭，所以听到蒋介石不少发言，也不外是奉公守法、为党为国、矢志忠诚等等老调。倒是有一件事可谓一叶知秋，值得一记，经过是这样的：

有一天，蒋介石把我们党代表 20 多人叫到校长办公厅（在饭厅的一头第二进的大屋里）听候训斥。原来是学校设有党代表制，廖仲恺是校党代表（廖被刺后由汪精卫继任）。廖不住校，但随时来黄埔。某日，我们讨论党代表归谁领导的问题时，认为教导团的党代表理应由校党代表廖仲恺任命，而工作系统则应归政治部指导。营级党代表茅延楨（原第一期第二队队长）主持讨论。教导团各级党代表除两个团党代表（一团廖斌，二团王登赢）以外，所有 20 多个营连党代表都同意这个意见。大家既然

同意了，于是由茅延桢领头，一起到广州去找廖仲恺，要求这样办。大家在茅延桢带领下，上了黄埔到广州的专用船大南洋渡船。

谁知这事被蒋介石知道了，当我们乘的船正准备启航时，蒋派人来勒令我们下船，不准到广州去，并命令我们立刻到校长办公厅去听训。

来到校长办公厅，只见蒋介石大发雷霆，怒气冲天，脸色变青，精神紧张万分。他坐在办公桌旁，我们大家立正站在他对面。蒋介石破口大骂说，你们想造反吗？这还了得！你们还未走上工作岗位，羽毛还未硬，就想造反吗？你们都是我亲手教养出来的，我是校长，是老师，你们就想造反吗？你们应该服从校长，一切行动就应该听我校长的，只能听我校长的。你们想要到广州去找廖党代表，你们要晓得廖党代表和我是一个人，一切都交给我了，就是一切事情我一人说了算。他一边说话，一边抽开身边的办公桌抽屉，拿出两个图章摆在办公桌上。又说，你们看，这是我校长蒋中正，这是党代表廖仲恺，我喜欢用什么图章就用什么图章，我就等于廖党代表，蒋中正就是廖仲恺，你们懂吗？你们要到广州去找廖党代表，这种行为对不对？

大家不敢回话，蔡光举（第一期同学，营级党代表）答道：报告校长，不对，请校长莫怪，从今以后听校长的话。好像蔡光举是代表我们 20 多人意见似的，既然有蔡光举出来答话，茅延桢也就不便再说什么了。过了一会儿，蒋介石方怒气稍敛，说，你们这次行动是个大错误，你们今后再不犯这样的错误就好。

蒋介石这种一反常态的做法，使我十分惊讶，引起我对他为人怀疑，但是实质究竟如何，当时也弄不清。后来才懂得，这是个原则问题，是权力问题。在权力问题上，蒋介石是从不让步的，从不宽容的，一旦他认为自己的权力受到损害，便真情流露，现出他的独裁本性。

七

黄埔军队的第一次东征，第一仗就打淡水。淡水是进入广东东江的第二道门户，第一道门户是惠州。蒋介石率领黄埔军校教导第一团何应钦部、第二团王柏龄部于1925年1月底进抵淡水附近，准备攻取淡水城。广东军阀陈炯明部莫雄一个旅加上其他队伍共约三四千人之众，正据城死守。我军两个教导团的兵士大多数是江苏、浙江招来的新兵，营连排各级干部则完全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学生和队长担任，山炮兵第一连是军校在校本届毕业的第二期学生。新兵新干部初次上阵，从未听过枪声炮声，只有革命勇气和锐气，毫无作战经验。淡水筑有高大城墙，颇称坚固，敌人以为固若金汤，可望守战无虞。

为了攻城，我军特别挑选了一个由10人组成的奋勇队即敢死队，以党代表蔡光举、赵柟、张远韬、游步瀛、李奇中等组成，做爬城先锋。攻城开始前，蒋介石除对两团官兵打气外，还特别召集奋勇队员讲话。蒋介石说，现在是你们大显身手的机会，要奋斗牺牲，英勇向前。我在学校所教导给你们的一切本事，都靠你们亲身实践，总结成绩，谁学得好，谁学得不好，都会在阵地上检验出来。今天你们英勇行动的起点，要冲锋在前，带着队伍爬城，谁先爬上城墙并踏进城内，歼灭敌人，谁就得头功；谁就算是我的好学生。我自己也会带领队伍上前杀敌，共同奋斗。

这是蒋介石第一次在战场上向学生打气。头一炮倒真是打响了，我们很快攻下了淡水城，全歼了守城之敌。

八

进驻淡水城后，队伍继续攻击前进，连战连胜，敌人节节败退，我们陆续占领了海丰、陆丰，进驻揭阳。这是1925年2月

的事了。从此，军校教导团出了名，东江一带老百姓还传出许多奇闻，说黄埔学生军勇敢善战，所向无敌，有如天降神兵，又有俄国人督战，又有机炮、大炮，说得神乎其神。

3月12日拂晓前，我们两个团分别到达棉湖、鲤湖附近，并展开了攻势，与迎面之敌陈炯明主力林虎、李易标两部共约一万多敌军激战。在棉湖地区，教导团第一团正面战斗特别激烈，激战至中午以后，鲤湖方面的第二团还无动静，以致形势危急，阵线动摇，伤亡甚重。一营营长蒋鼎文负伤，撤下火线。一连除我和司务长阎国福二人安然无恙以外，所有连长以下的官兵全部阵亡，士兵伤亡三分之二，剩下的部分被迫撤退至团指挥所附近待命。这时，有少数敌人冲到团指挥所附近，何应钦亲自督促特务连及卫士排抵抗涌来之敌，方得转危为安。此时，炮兵连因炮打不响了，也撤退至团指挥所附近。

这时，蒋介石和苏联顾问都来到团指挥所。蒋介石看到团长何应钦面带愁容，一言不发，便带着笑容说道，何团长，要顶住，一定要顶住，倘若不顶住，稍为后退，影响全局，我们将无路可走了，广州也将靠不住了。何团长，千万要顶住。他说这句话时，好像心里十分担忧。稍后，蒋介石一眼看见炮兵连长陈诚也来到团指挥所，便对他说，你几门炮真的打不响了么？你为什么不亲自试试呢？陈诚只得重新把炮架起，亲自瞄准，亲自拉火，不想炮还真的打响了，头一炮正打中团指挥所前面密集的敌人，打死甚众，顿时使得未死的敌人四散逃命。此时，其他各炮也打响了，命中了敌人目标，接着延伸射击，敌人纷纷后退。我们前线打得很苦的官兵乘势猛烈追击，遂转败为胜。这时，鲤湖方面的第二团也接上了火，两方夹击，敌人全线溃败，我们便全力向兴宁、五华猛追。

原来几门炮为什么打不响，其原因在于每门炮连续打了一个

上午，撞针红了，变软了，所以撞针失灵。后因撤下休息了一个时间，大约炮身冷了，撞针又变硬了，所以再次一打就打响了，并不是陈诚有什么神通。蒋介石异常高兴，立即命令提升陈诚为营长。后来，蒋介石和何应钦都以这一天为棉湖胜利纪念日，尤其是何应钦，每逢这一天都邀请参与棉湖战役的人聚餐。

九

1925年10月第二次东征时，我被调到第二师五团一连当连长，不再担任党代表职务了。这个连担负广州卫戍司令部的警卫任务，包括守卫国民党中央党部、汪精卫公馆、廖仲恺公馆和蒋介石在广州的公馆（蒋介石分别在广州市和黄埔两处居住）的保卫任务。当肃清广东军阀时，还曾负责逮捕魏邦平、梁鸿楷等人。记得那一天，我率领谭肇明这个排，到达魏邦平住处搜捕。魏邦平住在广州市西关，公馆占有半条街之大，仅是家中的电风扇就有20多台，女使丫头甚多。没料到排长谭肇明怀有私心，除乘机大发洋财外，还强占了一名漂亮丫头，租了房子藏起来。此事被蒋介石知道后，非常生气，当即把我这个当连长的叫去询问。我当时对此事一无所知，被蒋狠狠地训了一顿，随即叫传谭肇明。

谭肇明是黄埔一期学生，陕西人，是一连中尉排长。谭肇明到了蒋介石跟前，蒋态度严肃，满脸怒气，对谭严厉申斥，说他忘记了校长教训的根本，破坏了军纪；遵守军纪做不到，还能做到舍死拼命吗？说他犯了大罪，如不严办，就不足以服众。当即把谭肇明绑起来送去枪决。

十

惠州城之战是第二次东征的决定性战役。陈炯明自第一次被

黄埔学生军打败，退入闽、赣边境后，乘黄埔学生军回师广州整肃滇军、桂军军阀之际，又死灰复燃，率领其主力万余人来到惠州，凭据惠州坚固城池及附近有利地形，企图在惠州同蒋介石决战，夺取广州。

蒋介石此时已扩充了军事力量，由两个团扩充为军，名为国民党党军第一军，蒋介石自任军长，周恩来升任军政治部主任（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职由熊雄接任），第一师师长何应钦，第二师师长王懋功。此次东征，由何应钦率领第一师沿海丰、陆丰直驱潮汕，蒋介石亲率第二师的第六团攻取惠州城，第二师四、五两团留守广州。第六团是俘虏的滇军士兵，干部全系黄埔学生，但团长却为滇军过来的刘耀辰。这个团在强大的炮兵支援和苏联顾问的参谋下，经过血战，攻克了惠州城，歼灭了全部敌军。

惠州城攻下后，蒋介石建了大功，国民党中央党部特派三位夫人——蒋介石夫人陈洁如、汪精卫夫人陈璧君、廖仲恺夫人何香凝，去惠州慰劳蒋介石，并派我这个连的大部（一部留广州守卫）护送。

我们一行先是乘火车到石龙，由石龙换乘小火轮，沿东江上驶，直达惠州。蒋介石预派副官在江滨码头候迎。因副官是骑马来的，陈璧君会骑马，便商请副官把马让给陈璧君骑，我们一行步行。谁知马失前蹄，把陈璧君摔下马来，跌伤了。副官只好找来担架把她抬着走。到了司令部时，蒋介石亲临大门外迎接，态度极其和蔼，亲切热忱，并亲自扶着陈璧君走进屋里。

十 一

1934年6月16日，在南京举行的黄埔军校成立十周年纪念大会上，我又见到了蒋介石，自惠州之役以后已约有八年没有见

到他了。当时，他对我打了个招呼，并让我改日到他家里见。过了几天，蒋介石找我去见，同时被接见的还有黄埔一期同学李及兰（原任旅长，当时在陆军大学学习）和贺衷寒（当时任政训处长）。

我们是在中央军校蒋介石的官邸见到他的。这是一栋两层洋楼，楼下是小客厅，大约楼上是他的卧室和书房。楼下陈设极其简单，进门对面摆了三张沙发，一个玻璃面长方茶几，左上方摆了一个玻璃面圆桌，桌上摆了一个插花的花瓶；进门这一边摆了几张弹簧坐椅。我们就在进门这边坐椅上坐下了。当时，蒋介石正在大客厅会见客人，直到客人走后，才来到小客厅，又上楼去换了衣服便下楼来了。他坐在正中的长沙发上，面带笑容，首先问李及兰，问他夫人掉水失命，再娶了没有，问他上陆军大学后觉得怎么样，又问他需不需要钱用等等，然后用红蓝铅笔在便条纸写了发几千元字样的条子交给李及兰。接着问贺衷寒有什么事情，贺汇报一些情况，请求帮助解决了一些问题。然后问我，他说，好多年不见了，我是挂念你的，无奈我的事情比较忙，没有照顾到大家，致使你们有的走偏了道路。又说，团结就是力量，同学要团结。同学好比兄弟一样，要团结起来就不怕别人欺负了。比方一把筷子，单独一根容易折断，捏拢成一把就不容易折断了。同学也是一样，人也是这样，要大家团结起来，彼此相亲相爱，精诚团结，不要不团结，不要分裂，这个道理应当懂得。我校长在学校教诲你们的中心点，就是要团结，要亲爱精诚，顾全大局，要为救国救民革命到底。他还对我说，你想进陆大可以报名。

很奇怪，谈了这么多话，蒋介石就是不提共产党的事。

二、拜师黄金荣

黄振世的回忆

我于 1928 年投拜于黄金荣门下。由于我发迹后仍忠于黄门，老头子更是对我另眼看待，为了表示对我的信任和显示他自己的威风，和我谈了不少“私房话”，其中最得意的一件事就是蒋介石拜师在他的门下。

1916 年 5 月陈其美被刺死于上海，蒋介石在政界上失去了靠山，在经济上也开始拮据。他需要另辟门路，寻找庇护者，乃开始与张人杰、戴季陶、陈果夫等关系密切，并跟随他们参加了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活动，因投机失败，背了一身债，处境十分狼狈。在被债权人逼得无路可走的情况下，决定离开上海，避债到广州去投奔孙中山先生。因为债务所缠又缺乏盘费，就去找虞洽卿老板商量办法。虞洽卿当时在上海商界虽有地位，却是一个卖空买空的“空壳老板、负债大王”，不肯做这种赔本钱的事情，就代蒋介石出主意，介绍他去投帖拜黄金荣为老头子，一可以利用黄金荣牌子，去对付债权人，二可以向黄商借盘费。两人商量定当，先由虞洽卿与黄金荣谈妥并约好日期，并陪同蒋介石前去举行拜帖仪式。

这里先得来一个说明：按照安清帮投师拜祖的常规，普通一般的压帖贽敬自几十元至几百元，最起码的亦需 5 元至 10 元。若照当时黄金荣、杜月笙的身价，压帖贽敬，至少是几百元，甚至有几千元的。贽敬越多，越受老头子的看重。1928 年我投拜黄金荣为师的时候，就花费贽敬 200 元，捐助造“四教所”款项 500 元，门房、茶房以及其他小账 300 多元，总数超过 1000 元。拜师之前，要填具门帖经黄金荣允准方可。这门帖是由黄金荣账

房间印就的，约 6 寸长 4 寸半宽的淡黄色双层折子，里层印着姓名、年龄、籍贯、住址、介绍人等，左角上还要贴上 2 寸的照片。举行仪式的时候，所堂里点起香蜡烛，黄金荣坐在中堂，地上铺着红条，我跪在红条上叩三个头，算是行礼如仪。门帖由黄金荣秘书骆振忠管理，骆是上海人，经常办公的地方在账房间里，门帖也保管在账房间橱内，还备有一本名册，经常可以查考。这是一般规矩。但是蒋介石拜黄金荣为师，却是另外一种情况。虞洽卿到八仙桥钧培里黄公馆后，向黄金荣说明情由，要求录收蒋介石为门生，黄金荣因为虞洽卿在当时商界地位高，势力大，亦很想结交，所以对他提出的要求都无条件答应下来。又因为虞洽卿不熟悉投拜老头子的手续，第二天陪同蒋介石到黄金荣处时，只投递了一张写着“黄老夫子台前，受业门生蒋志清”的大红帖子，既没有拜师应有的蜡烛、香，更没有致送压帖的贽敬。还因为黄金荣事先从虞洽卿处知道蒋介石的困难环境和拜师目的，同时也为了讨好虞洽卿，所以非但不计较压帖贽敬，还有心“慷慨”地赠送蒋介石旅费大洋 200 元，并且鼓励他去广州。分别以后，互不通讯，日久以后也就事过境迁，淡然若忘了。

1927 年，北伐军从广州出发，蒋介石随军回到上海，成为名震中国的北伐军总司令。一天，唐嘉鹏陪了北军某路司令王柏龄去拜会黄金荣（王柏龄，扬州人，与唐嘉鹏拜把兄弟，与蒋介石很投契，我曾亲眼看到他与孙中山、蒋介石三人在肇和兵舰上合摄的照片），黄因此知道蒋介石就是当年蒋志清，即是自己的门徒，又曾有恩于他，飘飘然引为自得，可以光耀黄家门楣了。这时唐、王两人向黄金荣提醒，蒋介石是北伐军总司令，中国第一号大人物，如果说开去曾经拜过老头子，于他面子有关，一定会触怒于他，倒不如顺水推舟。即以蒋介石过去用的是蒋志清名字，未曾举行过仪式，又未曾“拉过场”（帮会收新门生或徒弟

时，设宴请同门师兄弟及有地位的帮会中人，互相介绍关系，称为“拉场”），外面无人知道，叫黄金荣隐没这段师徒关系，将门生帖子亲自送还，说明过去只凭虞洽卿一人自说自话，并未接受过拜师收徒之仪，只是以朋友看待，今后仍希望蒋介石只承认黄金荣是他朋友，这样定会使蒋感激，将来可以受用不尽。黄金荣听之有理，就依计而行。

当时托王柏龄代为向蒋介石请示，要求约定时间，前去晋见。一面关照账房老骆（即笔者拜老头子时黄金荣秘书骆振忠的父亲，大家叫他老骆，名字已经忘记）将当初蒋志清的一张门生帖子检出来备用。王柏龄辞行后，当日下午即打电话给黄金荣说是已与蒋总司令约好，准定次日上午 11 点钟恭候大驾。第二天上午 9 点左右，王柏龄即到黄金荣家里，宾主在鸦片烟铺上共吸上等烟土达两小时，将近 11 点钟方才由王柏龄陪同黄金荣去拜会蒋介石。黄把门生帖子送还给蒋介石，并说了昨天唐、王二人教唆他的一番话，希望蒋总司令原谅海涵。当时蒋介石对黄金荣的这种诚意表示十分感激，口口声声称他黄老先生，并留他便饭。黄金荣对蒋介石热情招待认为是毕生第一光荣，而蒋介石对黄金荣也别有用心，企图利用黄金荣帮会势力为他反革命效劳。至于这一次唐嘉鹏、王柏龄等叫黄金荣送还蒋介石门生帖子究竟是出于蒋介石暗示，抑或唐、王两人的主张，当时黄金荣未曾明言，但从经过情况看，很可能是蒋介石本人的意图。

黄金荣自送还蒋介石门生帖子以后，对于这件事就矢口不谈，但与蒋介石的关系就更加密切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蒋介石一面勾结英、法殖民主义势力，一面策动封建帮会分子充作打手，配合嫡系部队进行反革命大屠杀。他派杨虎、陈群去找黄金荣，由黄再召集杜月笙、张啸林等定计设谋，以“中华共进会”名义，在上海各大报上刊登反共启事，随即召集大批流氓手

持武器，袭击工人纠察队。

黄金荣和杜月笙、张啸林因为充当了蒋介石反共反革命的急先锋，事后得到了北伐军总司令部不少勋章和各种奖励，并给以顾问、参议等一类名义，成为上海“三大亨”，得到蒋介石的格外青睐。杜月笙爬上了政治舞台成为流氓政客，又与戴笠结为生死之交，黄金荣坐地分赃成为老太爷。从此，上海封建帮会与国民党的反动势力打成一片。每逢黄金荣、杜月笙家有婚丧祭祀，除各路军政官员都前来拜谒外，总有蒋介石的轴幛悬挂在中堂来装点他们的门楣。在黄家花园（今桂林公园）四教厅前面，还竖立着一块高六七尺的石碑，上刻“文行忠信”四个大字，上首记“中华民国十九年”，下面题“蒋中正赠”。从这些地方都可以看到蒋介石与上海帮会关系之密切。约1937年黄金荣到奉化访蒋介石后回到上海，他得意洋洋地对我说：“蒋委员长对我特别客气，留我同桌吃饭，问我在上海的一些人是否对我和从前一样的尊敬。还说我年纪大了，外事可以少管管，保重自己身体最要紧。”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蒋介石对黄金荣这个帮会头子仍旧保持着师徒般的情谊。

1964年

三、背叛革命后下台又上台

贺贵严的回忆

蒋汪桂斗法,蒋介石下台

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发动了反共反人民的四一二事变以后，武汉政府即于4月16日免去了他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7月间，汪精卫提出“在夹攻中奋斗”的口号，一面顽固地反